

欽定四庫全書
寶文館編

上海書局

石渠寶笈續編(五) 繼編索引

中興珠林石渠寶笈合編七

上層書店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人名索引

凡例

- 一、凡本書所載書畫之作者，及書畫上所載之題跋、贊、識、記者，皆收編入本索引。
- 二、凡書中所見同一人之資料，皆臚列其下。依先書，後畫，並各按自作、臨仿、題跋、識、贊、記，順次排列之。
- 三、每一資料標題下均註明所見本書之頁次，以憑尋檢。凡頁碼上冠有「秘」字者，系秘殿珠林一書頁次，餘則石渠寶笈初編頁次。
- 四、所收人名除歷代帝王僅舉其朝代廟號外，其他均以本姓名為主，但如明王璡，後以字行，常以王汝玉題識，又明姚廣孝早歲為僧，每以法號「道衍」題識，則酌以括號註明其習用之字號。至於釋氏均用法名，後註「釋」字。各姓名之下，更以括號註明朝代，不詳者從闕略。惟間有姓氏不詳，朝代亦未明者，均依原書所載「署款」摘錄其名號或齋堂號俾便查檢，並俟續考。
- 五、人名之編排依姓氏筆劃多寡為序。凡首一字相同者，依其下一字之筆劃為序。但遇字異而筆劃相同者，則據中國圖書館學會增訂本中文目錄檢字表，按五筆檢字法點（丶）橫（一）直（丨）撇（丿）捺（丷）順序為次。

扇以淳風新藻發春妍清供耳目謀

宮內等處藏四

懋勤殿二

皇上御筆書畫

御筆丁酉歲朝圖一軸

本幅宣德牋本縱一尺九寸三分橫一尺一

寸設色畫瓶中梅松枝茶花盆中靈芝雜置

百合柿行書

御製丁酉春帖子詞

四時調响嫋一氣嬗貞元琴上大弦動機生萬物原京兆循鴻典春山進土牛矜民出輕繫勅政去稽留璿璣運斗向青龍五日先正氣變冬酉歲春當酉時入酒漿嘉兆叶重重春先一候淑啟三元履慶之徵因可合華實而占吉語也春帖子既成并賦色為新韶如意圖題之幀首以迓春祺丁酉春朝御筆鈐寶五乾隆

御筆 尊和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玉池

御筆讀左傳晉楚城濮之戰說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二寸一分橫二尺八寸行書

讀左傳晉楚城濮之戰說 城濮之戰人皆知

子玉之傲而憤以致敗晉臣之巧而和以致勝予則以為其過不在子玉而在楚子也夫戰國

之大事也臣不聽君言冒徼幸願以間執讒慝

之口而君即從之一失也知其不可而少與之

師以觀其敗二失也馬且必乘其產乃以陳蔡屬之右師驚虎皮而先奔三失也有此三失即楚子以全軍臨師亦必致敗而况君臣之心先自攜貳謬任其敗以實己言而棄西廣東宮及若教之六卒與敵而弗惜是非以怨一臣而波及自喪其衆軍士之命乎且明知晉侯備嘗險阻天之所置允當應歸矣何不令子玉全師而旋雖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亦視其得失之大

小如何耳未有明知其失顧以強臣一言而怒姑由其戰置國勢之興衰人命之存亡於不計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豈理也哉予故曰其過不在子玉而在楚子也 丁酉仲春月御筆鈐寶二惟精惟一乾隆宸翰

引首

御筆 理衷得失 鈴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宗澤忠簡集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二分橫二尺八寸
一分行書

讀宗澤忠簡集

見乾清宮所藏
御筆讀宗澤忠簡集冊

丁酉仲冬月上諭

御筆鈴寶三書史研求遵古

訓乾隆

引首

御筆 表忠垂誠 鈴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戊戌歲朝圖 一軸

本幅宣德牋本縱一尺九寸橫一尺一寸水
墨畫梅花行書

御製戊戌春帖子詞

戊歲春逢戊土爰稼穡甘律迴四時首福錫萬
方覃今日恰為人今朝適立春水晶宮道者
得句又重新 春旛春勝都無藉春帖春詞未
可刪千日支時土牛合卜豐喜動老農顏去

歲經年不作繪事筆墨生疎茲春帖子為一歲
新禧不可無圖聊寫寒梅以寓春信戊戌春朝
御筆鈴寶五乾隆天地為師擣藻為春新藻發
春妍

玉池

御筆 宣春 鈴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王應麟困學紀聞一卷

本幅宋殘本縱一尺三寸九分橫三尺三寸二分行書

讀王應麟困學紀聞。應麟博學多聞著書頗富而議論皆出於正。是編乃隨筆考訂理融辭達其說經具有淵源深合內聖外王之旨偶披說易卷於凡修辭立誠陽大陰小防於未然恐以致福未嘗不反覆而誦沈潛而思以為有天

下國家者不可不熟讀而切己體察也。獨其論五陽之盛一陰生而引陳完之奔齊為亡齊者已至漢宣帝時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宋藝祖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以為易者極深研幾當勿用而知有亢履霜而知有戰固亦戒將然凜消息之義耶而未免失之鑿矣夫為君者慮秦否之幾察盛衰之運朝乾夕

惕持盈危明如是而已耳必舉數世之前之事以為數世之後之兆或轉疑於謬悠而不信則反解其儆懼之心非此說有以甚之乎且五世八世之說出於左傳本屬浮誇使景公聽晏嬰之諫簡公從御鞅之言平公拒田常之計宣公奪襄子之權則陳氏終不能為齊侯也至於王元后武則天之事皆因漢唐之帝不能自立亦人所共知者而女真入貢於藝祖更去侵宋一

百數十年使徽宗不用奸亂政及遣馬政通使而復背盟金人又安能如之何哉蓋禍福互倚伏治亂相循環為人君者不可不憬然悟而夔忽而不苟等而上之堯舉舜舜舉禹之時謂之為失天下之機可乎雖然當天下極盛之時而為患預防之想亦為君者所當知也亦豈可以小疵而棄其大醇戊戌仲春月下澣御筆

鈴寶三清心抒妙理得象外意乾隆宸翰

引首

御筆 慎幾斥鑿 鈴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題東林列傳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二尺八寸行書
題東林列傳 東林講學始以正而終以亂馴
致與明偕亡陳鼎叙為列傳其序曰梁溪諸君
子講學東林天下從之皆尚氣節重名義及國
亡帝后殉節效在五十餘年之後亡國有光於
明為烈嗚呼是邪說也不可以不闢君人者以
顯承祖業致太平安民物為有光耳不能守祖
業徒以國亡殉節為有光有是理乎即如東林
諸人始未嘗不以正其後聲勢趨附互相標榜
糅雜混淆小人得而乘之以起黨獄是開門揖
盜者本東林之自取迄明亡而後已何取乎帝
后殉節為有光哉鼎此邪說不惟為明君良臣
之罪人亦實為正人君子之罪人夫正人君子
豈有不顧其國祚之久長民物之安泰者哉且
歷代名臣莫如臯夔稷契伊望蕭曹房杜王魏

韓范富歐是皆非講學者也而其致君澤民實
蹟古今爭誦之漢室黨人已開標榜之漸激而

致禍即宋之周程張朱其闡洙泗心傳固不為
無功然論其致君澤民之實蹟如向之所舉若

而人者安能並肩齊趨乎而蜀洛之門戶朱陸
之冰炭已啟相攻之漸蓋有講學必有標榜有
標榜必有門戶尾大不掉必致國破家亡漢宋
明其殷監也夫至國破家亡黎民受其塗炭者
其殷監也夫至國破家亡黎民受其塗炭者

不可勝數而方以死節殉難者多為有光於古
收講學之效則是效也徒成其為害真所謂國
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已陳鼎此書獨以裒集紀
述本末粲然觀者或可資論世之助以為萬世
之戒故錄而存之而其邪說背理則不可不揭
正以詔為政者故題之簡端戊戌清和之月
上澣御筆鈴寶三含味經籍乾隆

引首

御筆。闢邪垂戒。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題楊維楨鐵崖樂府一集

本幅倣澄心堂紙本。有乾隆年倣澄心堂紙印縱一尺七

分橫二尺七寸五行書

引首

御筆。揭隱教忠 鈴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題楊維楨鐵崖樂府 楊維楨於元仕不顯而
不肯仕於明似為全人矣而其補集中有大明
銳歌鼓吹曲非刺故國頌美新朝非真全人之
所為與劇秦美新何以異耶予命為貳臣傳於
錢謙益之既仕本朝陰為詩文詆毀常惡其進
退無據然謙益之所毀者本朝猶稍有懷故國

之心若維楨則直毀故國較謙益為甚夫文章
者所以明天理叙人倫而已舍是二者雖逞其
才華適足為害不如不識字之為愈也若曰懼
明祖之強留而故為此遜詞以自全乃明哲保
身之計予謂明祖直未強留耳若與之官將亦
必受之何也以其忘故國而知之危素跋而贊
之蓋亦同病相憐曲為之解耳因著此論並命

錄其集前亦所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 戊戌
孟夏御筆鈴寶二得象外意乾隆宸翰

御筆詠謚法一卷

本幅仿金栗牋本縱一尺九寸橫二尺八寸
一分行書

詠謚法 禁紂匪惡名桓靈詎醜謚鄭樵論之詳吾亦贊其議四君自惡君不因名謚被如唐德宋光明之肅顯輩豈弗耀佳稱寧無愧字義臣子議君父虧名亦非事此語既不刊吾謂謚可廢三代直道行斯民公論備惟視所行哉虛

譽誠無濟 按鄭樵作通志其序謚畧云後世偽作周公謚法欲以生前之善惡為死後之勸懲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因論云惡謚莫如桀紂其次莫如桓靈此古今之所聞也桀紂是名耳非謚也當夏之季未有謚殷之季雖有謚法然以得謚為榮且桀之所名取於木猶高柴公孫枝之

類紂之所名取於絲猶臧紇南宮縕之類是名非已之所更即父兄之所命安得有賤人多殺殘義損善之義乎桓於經典無惡義如公執桓圭乃圭璋之首稱桓桓武王乃果毅之盛德齊桓公用能霸業周桓王亦無累行安得桓為惡謚乎靈者神聖之異名周之東也王綱不振迨乎靈王周道始昌諸侯服從以其生有神聖之德死則謚之以靈是為名實允當安得靈為惡謚乎又如幽王罹禍為臣子所不忍言故以幽寓痛惻而非擁遏不通之義厲王雖過然語云子溫而厲其與安並言德又豈暴虐無親之義蓋成周初無惡謚謚之有惡者後人之所立也云云其論甚正因檢閱史記後附謚法解一篇乃唐張守節作正義時錄入逸周書全文而非司馬遷手筆且逸周書至晉孔晁始注而行之其名雖列於班史藝文志或言七略亦有其名

然劉歆班固皆在史遷以後其書自係遷所未見况解內各字義曲為比附必非周公所作其為後儒詭託無疑茲詠全韻詩畢益見鄭樵為不刊之論且即以幽厲桓靈為惡謚而言亦足見漢以前尚有公論而漢以後非革命異代於其勝朝或有與以惡謚者若其本朝未有不與以美謚者可盡信乎予故詠謚法而謂之謚可以廢耳並識全韻詩後以俟後世之公論 戊戌

仲夏月上澣 御筆 鈴寶三 乾隆凡席有餘香
引首
御筆 議衷夾漈 鈴寶一 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己亥歲朝圖 一軸

本幅宣德爐本縱一尺九寸橫一尺一寸水墨畫盆中萬年青行書

御製己亥春帖子詞

一歲兩逢春去陳來者新最欣寅月節氣啟正於寅干應土之柔朝來出土牛耕犁興稼穡執豕祝登秋鴻龍轉月將臨泰青鳥司時欲變寒蘆菔芽無所用兩年曾未薦

春盤

陳枯有一統萬年青圖青與清音同預符我朝佳兆曾一倣之茲復成此幘即書春帖子詞以迓新韶吉語己亥春朝御筆 鈴寶五 乾隆天地一家春寓意真可人與物同春

玉池

御筆 長清 鈴寶一 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宋仁宗本紀贊一卷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五分橫二尺八寸
一分行書

讀宋仁宗本紀贊。宋史贊仁宗曰吏治若渝
情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
平允之士。斯言也人皆以為謔而余獨以為非
其亦有說乎。夫吏治渝情則胥役生心而小民
陰受其害。刑法縱弛則奸滑肆志而良善弗得
安居。

蓋不如吏治弗渝情而任事蔑殘刻之人。
刑法不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是為實嚴復
中。上下均受其福雖然致此豈易得哉。此吾所
以業業兢兢而不遑寧處者也。己亥新秋避
暑山莊御筆。鉉寶三。天地為師。所寶惟賢。乾隆
御筆。

引首

御筆。論東治本。鉉寶一。乾隆御筆。

御筆庚子歲朝圖一軸

本幅宣德牋本縱一尺九寸橫一尺一寸。水墨畫蔬筍行書

御製庚子春帖子詞

庚者更律始子為滋物生今朝先歲報明日倣
禧迎晨正房星見條風被萬方納音恰屬土。
總是兆農祥兩歲春朝已虛度三章春帖亦
成吟茲當按例春盤進欲擬慶春先感心疏

筍為辛盤所必登嘉味迎年想見江鄉風物之
美開韶啟蹕預寫此以迓春祺而兆豐樂圖成
并書帖子詞於上庚子春朝御筆鈴寶五乾隆
天地一家春萬國農桑寢寐中與和氣游

玉池

御筆嘉生鈴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序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三寸橫三尺五寸五分行書

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序向既增

訂清文鑑序而行之與夫穿鑿字法謬寓褒譏曲解方言傳會漢語一切務竒求勝亦既辨之詳矣茲三合切音清文鑑書成司事者以序為請夫既有前序則此可以不必重為然前書祇

載國語漢語而未及蒙古此書乃並載蒙古語所為異於前書者是不可以不闡其義我國家自

太祖

太宗以來近邊諸蒙古部落久為世臣而至今則喀爾喀青海及準噶爾之四衛拉特前後歸順蓋無一蒙古之非我臣矣諸部語言音韻剛柔雖畧殊而大段則一即國語雖與蒙古語異而亦

有一二相同者。朕即位初以為諸外藩歲來朝

不可不通其語。遂習之不數年而畢能之。至今

則曲盡其道矣。侵尋而至於唐古特語。又侵尋

而至於回語。亦既習之亦既能之。既可以為餘

暇之消遣。復足以聯中外之性情。因悟天下之

語萬殊。天下之理則一。無不載天而履地。無不

是是非。無不尊君上而孝父母。無不賢賢

人而惡小人。彼其於語言文字中謬存我是。彼

非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不亦仰而唾空。終於自
汚其面哉。故向有校正金元國語解之命。及製
西域同文志。壹是義也。雖然。余以為亦無足深
怪作金元史者之譏。文何則。彼一類之人尚有
越人視秦人肥瘠之言。而况非其類者乎。又况
彼實不解其語言音義乎。則又安能保千秋萬
世後不解此書者之不又將如作金元國史者
之其人乎。前書之序並命載於後。庶幾並觀以

互相發明也。庚子新正上諭。御筆。鈴寶二。乾

隆

引首

御筆。函韻同文。鈴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用筆在心。寓意于物。五福五代堂古稀

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右渠寶。爰所藏。

御筆辛丑歲朝圖一軸

本幅宣德牋本縱一尺九寸橫一尺一寸設色畫古箋瓶簪松枝梅萼如意雜花行書

御製辛丑春帖子詞

庚去復來辛金穰肇始春發生剖符甲景福自天申一氣轉羣雍春祺萬國同憲書到西域昂首向東風春來春去自年年言吉還成帖子篇尺宅寸田多喜意由來與物普皆然三元啟

序氣盈仙壺即景揮毫昌昌在目去臘三白兆祥庭餘時玉繪成即書春帖詞於幘首辛丑春朝御筆鈴寶五古稀天子猶日孜孜扇以淳風新藻發春妍與和氣游

玉池

御筆同豫鈴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命館臣錄存楊維楨正統辨論一卷

本幅粉牋本縱一尺二寸橫四尺九寸七分行書

命館臣錄存楊維楨正統辨論元楊維楨著宋遼金正統辨大旨以元承宋統而排斥遼金其文不見本集惟陶宗儀輟耕錄載之今館臣編輯四庫全書謂其持論紕繆並輟耕錄內所載者亦與刪除且言隋先代周繼乃平陳未聞

唐宋諸儒謂隋承陳不承周也此語似是而非蓋嘗論之春秋大一統之義尊王黜霸所以立萬世之綱常使名正言順出於天命人心之正紫陽綱目義在正統是以始皇之廿六年秦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秦降之歲三國不以魏吳之強奪漢統之正春秋之義然也楊維楨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義本春秋法宗綱目其欲以元繼南宋為正統而

不及遼金。其論頗正。不得謂之紕繆。夫維楨身
為元臣。入明雖不仕。而應明太祖之名。且上銚
歌鼓吹曲。頌美新朝。非刺故國。幾於劇秦美新
其進退無據。較之錢謙益託言不忘故君者。鄙
倍尤甚。向屢於詩文中斥之。而維楨正統之辨。
則不可以人廢言也。夫正統者。繼前統受新命
也。東晉以後。宋齊梁陳。雖江左偏安。而所承者
晉之正統。其時若拓跋魏氏。地大勢強。北齊北
周繼之。亦較南朝為盛。而中華正統。不得不屬
之。宋齊梁陳者。其所承之統正也。至隋則平陳。
以後。混一區宇。始得為大一統。即唐之末季。藩
鎮擾亂。自朱溫以訖。郭威等。或起自寇竊。或身
為叛臣。五十餘年之間。更易數姓。甚且稱臣稱
姪於契丹。然中國統緒相承。宋以前亦不得不
以正統屬之。梁唐晉漢周也。至於宋南渡後。偏
處臨安。其時遼金元相繼起於北邊。奄有河北。

宋雖稱姪於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統。
遼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統
當絕我統。當續之語。則統緒之正。元世祖已知
之稔矣。我

皇祖御批通鑑及朕向所批通鑑輯覽。俱以此論定。
蓋春秋大義綱目。大法實萬世不易之準。我朝
為明復仇討賊。定鼎中原。合一海宇。為自古得
天下最正。然朕猶於通鑑輯覽內存福王建國
之號一年。使其能保守南都。未嘗不可。如南宋
之承統。且延數世。而奈其當陽九之運。
天弗與人弗歸。自覆其宗社也。此實大公至正。天下
萬世可以共見共守之論。然館臣之刪楊維楨
正統辨者。其意蓋以金為滿洲。欲令承遼之統
故曲為之說耳。不知遼金皆自起北方。本無所
承統。非若宋元之相承。遍及為中華之主也。若
以此立論。轉覺狹小。天下萬世必有起而議之。